

创业者不敢去冒险 市场小难成大格局

台湾网络业：“领头羊”掉队了

闵 喆

15年前，台湾的信息产业跑在整个亚洲的前面，但现在，它不但在“四小龙”垫底，好些方面也落后于大陆。台湾向来以创意自傲，又有产业基础，是什么原因，让它从领头位置落了下来？

台湾没有自己的“微信”

1998年，大陆网络人口只有0.2%时，台湾上网人口密度已经高达13.7%，而日本是13%。到2013年，大陆的电子商务零售额已经占到总零售额的4.3%，台湾只有1.3%，而韩国已高达12.8%。每天，大陆的淘宝都要给台湾发出上万件跨海快递，但是台湾内部的网购，不仅规模尚小，还有许多产品买不到，比如耳温枪、隐形眼镜。大陆支付宝、微信的第三方支付风生水起，台湾这方面的业务还近乎空白。据报道在非洲肯尼亚，已有四成人口使用手机购物、汇款、缴费。

大陆的社交媒体长势凶猛，腾讯控股的市值已超过1500亿美元，其中仅微信的估值就达640亿美元，相当于Facebook对WhatsApp收购价的三倍。而在台湾，大家用得最多的是韩国的Line、美国的Facebook，还有不少人刚开始用微信。

在台湾，最大的视频网站是美国的YouTube，排第二位的是大陆的PPS，许多台湾人在PPS上追看电视剧。而大陆则有自己的优酷土豆、搜狐视频、爱奇艺等动辄号称用户上亿的视频网站。

15年前，雅虎（Yahoo）、谷歌（Google）、eBay等国外网络公司向亚洲发展，台湾是重要的一站，乐天离开日本的第一站也是台湾。而今，新兴的国际网络巨头并没有把重点放在台湾。在台用户数高达1320万的Facebook，在台未设分公司。Line的台湾用户已破千万，至2013年5月才设立台湾分公司。

业者：都是当局管太死

是什么原因，让先天优厚的台湾网



络业失去领先？岛内业者把矛头指向当局。

为什么在台湾网购不到耳温枪、血压仪和隐形眼镜？因为当局“卫生署”不允许，哪怕是风险比较低的医疗产品比如口罩、棉花棒，也是业者经过10来年的争取，才终于在2012年获得网上售卖许可。但台湾网民早就通过淘宝、eBay等网站，买到所有前述产品。

管理部门保护消费者，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如果是“过度保护”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例如2011年，台北市府要求网络App游戏等软件产品，也要依消费者保护法，让买方可以在下载后7天内无条件退货。但软件本来就是快餐，下一本电子书，7天早就看完，再退货等同让商家血本无归。这一规定，让谷歌总部决定，暂停台湾Android平台上的付费软件下载，一停就是一年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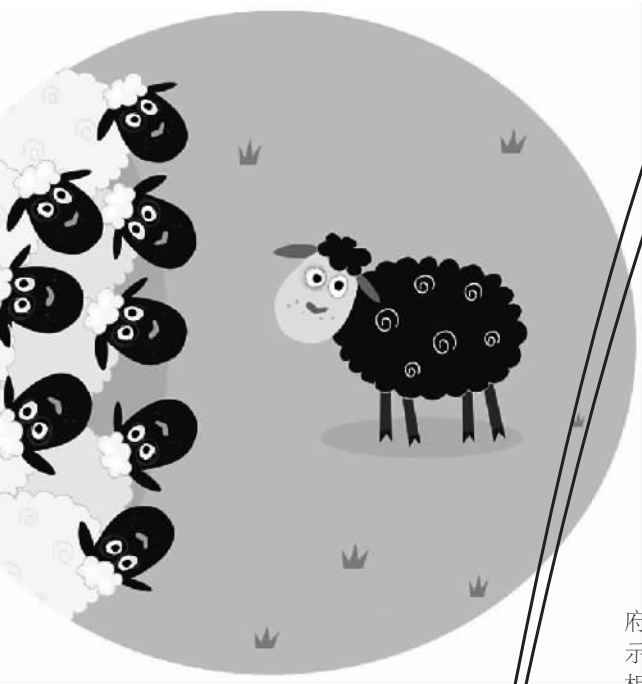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刚好是网络App发展最关键的一段时间。对台湾的冲击，第一是很多Android使用者，从此没有养成购买的习惯。第二，对App开发者而言，本来可以有岛内市场来练习、变强，然后走向全世界，但这就阻碍了他们”，谷歌台湾董事总经理简立峰说。

政府部门不允许网络公司做第三方支付，台湾PChome（家庭网络）的董事长詹宏志曾与当局有一番争论。他质疑，是否台湾网络业者“必须到大陆开公司，再来服务台湾的消费者”？他说，台湾如果要往前走，需要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。这个社会至少要做到两件事，一个是国际上能通的，台湾要立刻通；国际上不能通的，台湾还要率先通。但这些显然没做到。

岛民心态缺少“狼性”

台湾业者责怪当局管得太死，而站在局外人的角度，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则直言台湾创业创新“病了”。他在一场演讲中说，台湾的市场小，创业者的视野也因此受限。

他说，台湾的IT企业连番错过了软件革命、网络革命、移动革命。对比两岸的创业文化，中国大陆市场巨大，创业者



的成功欲望很强，有“狼性”。而台湾创业者的产品乃至视野受限于台湾本地市场的“小”。台湾网络产业虽也有杰作，从蕃薯藤到PChome，但是都没有走出去，“小市场无法成就伟大的公司”。

台湾人徐伟峰是大陆爱奇艺公司的联席总裁、PPS联合创始人，他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说：“富士康是典型的台湾企业，另一个是HTC。代工起家，靠规模赚钱。台湾人有岛民的心态，相对保守，表现在互联网创业上则是冒险精神不够。”

不过，台湾网络业仍可能有一个“光明的尾巴”。詹宏志指出，台湾有扎实的“工程师文化”，有硬件装置的优势，台湾的强大制造力，正好可与网络服务业相辅相成。李开复则建议，台湾的创业者应该要放眼海外，放眼东南亚，放眼中国大陆。台湾还有很多机会，尤其是“软件加硬件加云”的机会，比如像“谷歌眼镜”这类开始流行的可佩戴智能终端，不正适合台湾的软件制造能力吗？

两岸共祭伏羲



6月22日，2014（甲午）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天水伏羲庙举行，海内外两万余人参加大典；同一时刻，台湾嘉义市大天宫也在进行公祭伏羲活动，台湾政要和各界代表5000人参加祭祀。两岸还互派交流团参祭。

曹树林 牟 健摄影报道

澳门破最大赌球案 涉50亿港元

港澳为何赌球风炽

黄 丽

巴西世界杯比赛如火如荼，不法分子趁机大搞外围赌球局。澳门特区司法警察局近日连续侦破两宗赌球案，其中一宗赌注高达50亿港元，是澳门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赌球案。

据《澳门日报》报道，澳门司警6月18日晚接获情报后，6月19日凌晨展开行动，在新口岸一家酒店把非法赌球的22人抓获。涉案人员9人来自内地，9人来自马来西亚，4人来自香港。现场缴获200多万港元现金及价值超200万港元的金饰、人参、名酒等赃物。两名主脑分别是绰号“沙巴佬”的马来西亚人及姓钱的内地人（见下图）。

网上赌球与警捉迷藏

调查发现，赌球集团分工明细，除“大老板”外，主力由“艇仔”拉客，客人主要通过互联网和电话投注。

2010年南非世界杯时，全球外围投注额竟高达1万亿港元，今年巴西世界杯期间，非法赌球可能更炽，鉴于此，粤港澳三地警方早前举行刑侦主管会晤，共同推行反外围赌博行动。其中香港警方高调展开行动，密切监控可疑网站，开展全港性的扫荡行动等，这对外围赌球有所震慑，不想在澳门又冒出大案。

澳门破获的赌球团伙，设置了“外围投注中心”，从过去隐藏于民居转至赌场酒店。该团伙组合新颖，以马来西亚、内地和香港人为首，他们拥有先进的计算机系统，通过网站下注。报道称，外国赌博投注方式多变，加上容许客人“笃手指”，就算没有现金也可赌“口数”，故客源不少。但结局可悲，过去不少赌客陷入无底深潭，甚至损手烂脚。

据澳门法律规定，“不法经营赌博”要判刑。用电话投注方式参与外围赌球亦属违法，在不法经营赌场场所出现，即使没有参与投注的围观者，也属违法，要处罚金。但在赌城的氛围里，在世界杯的诱惑下，仍挡不住有人以身试法，与警方玩智商、捉迷藏。

在香港，赌球活动也是非法的。香港法律规定，合法博彩业只有每周两次的赛马和

六合彩，还有打麻将，其他赌博活动一般为非法行为。即使向赌球集团投注，也是犯罪行为，首次定罪就要被罚款1万港元，监禁3个月。

防止赌球蔓延到内地

重典之下，多年来港澳仍然常传出赌球案，赌球之风甚至蔓延到广东等地。有关犯罪活动港澳粤联动，通过博彩网站跨境赌球，危害很大。澳门曾经瓦解一个由香港黑社会操控，在澳门一豪宅设投注中心，专收东南亚地区外围投注的非法赌球集团。

2010年7月初，珠海破外围赌球案，拘4名香港男子。经查，香港男子马某等人建“国际会”网络，以网络代理制方式赌球，发展会员5000余名，以港澳客为主，赌球涉及的金额40多亿元。

2010年深圳“永利高”网络赌球案，警方抓获33人，端掉窝点20个，涉案金额过百亿元。但后来类似“永利高”的活动又死而复生。

据报道，亚洲的足球博彩热，十几年前才开始蔓延。澳门博彩业有一种灵活独特的“让球贴水制”盘口，俗称“让球盘”，带动了地下赌球。那些网站就像一个公司，内部层级呈金字塔，依靠代理制的“病毒式传销”，迅速扩充会员，赌金从下到上层层截留。还有捐客网站参与“分红”，一批“空壳公司”则掩盖资金“洗白”。

广东公安机关的专家表示，网络赌球的服务器设在境外，用类似传销模式运作。赌球网站通常使用专门的软件，采用加密通信方式、设置防火墙、设置动态网络IP地址等躲避打击，这些都会加大案件查处难度。

目前粤港澳三地警方已建立密切的联系机制，合作打击地下赌球。香港保持高压，内地严加防范，目标锁定澳门，对犯罪团伙有遏制之效。



影像再现大陈岛撤退真相

本报记者 尹晓宇 吴亚明

1955年2月9日，美国莱拉威号攻击运输舰驶进台湾基隆港，船上的人望着这块陌生的土地，码头上挤满了欢迎的人群，喊着他们听不懂的口号。背着孩子的母亲、带着弟弟的哥哥、步履蹒跚的老人，没有什么行囊，棉被、祖先灵位神像基本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。这些人来自浙江的大陈列岛——当时国民党在大陆固守的最后一块阵地。定名为“金剛计划”的大陈岛撤退是国民党最后的一次大撤退，从1955年2月9日到14日，包括大陈岛居民在内的16487人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送下分批到达台湾，自此，他们有了一个新身份标签——大陈义胞。

近日，大陈岛撤退影像纪实在台北中正纪念馆展出，用大量珍贵的资料照片和影像来讲述那段历史。

亲共者被弃荒岛

“大陈岛在哪儿啊？”一位中年女性一边看展览一边问一起来的父亲。还没等父亲开口，旁边一位来自浙江的老年游客便跟她介绍起大陈岛来。大陈列岛是浙江台州湾外的一群岛屿，主岛为上、下大陈岛，北有渔山岛、头门岛、一江山，南有竹屿、批山、南麂等岛，土地贫瘠，居民以打渔为生。1955年1月，解放军一举攻克大陈岛北方的屏障一江山岛，盘踞在大陈岛的国民党军队见大势已去，决定撤出群岛上所有军民。当时，大陈岛到处传唱着《台湾好》这样一首歌，直到2月1日，岛上贴出通告，居民才知道要撤去的地方是台湾。一些年事高的人不愿意离开故土，当时不愿意离开大陈岛的老人有3位，其中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，蒋经国还专门去劝说，但老人最后还是坚持留在了岛上。米面丢进海里、带不走的武器扔到海里，刚修好的水库炸掉，岛上布满地雷和铁丝网，国民党把这样一个大陈岛留给了解放军。



大陈岛撤退影像纪实在台北展出。

尹晓宇摄

斩不断的故土情

在基隆停留一两个星期后，大陈岛居民被按照渔、农、工、商等进行登记，再安置到各县市，陆续住进大陈新村，里面浴厕共用，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.3平方米，这样的新村当时有36个，其中高雄的人数最多。因为不懂国语和闽南语，大陈人形成了一个不开放的群落，家里罕有非大陈人的客人，甚至出门被问起来的时候会否认自己是大陈人。作为大陈人后裔的台“交通部长”叶匡时还爆料，他念小学时，学生大部分来自大陈新村，同学们都用台州话聊天，但老师听不懂，于是学校下令，禁止在校时使用方言。

但大陈的记忆并未连根拔起，年糕、刺绣、清糕，这些都融进台湾的日常生活里。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，不少人选择了回家看看。2009年，浙江象山县官方赴台拜访大陈乡亲，并邀他们回乡参加“开渔节”。10年前，叶匡时曾陪母亲回到大陈岛，当时两岸还未直航，他觉得千里迢迢。如今，虽无航班直飞大陈岛，却可以飞到离大陈岛不远的宁波，而大陆“中远之星”客运轮更开航了基隆到台州的海运航线，缩短了大陈人的回乡路。（本报台北6月22日电）